

与《辛德勒的名单》一样让人泪洒满襟、史无前例震撼心灵的二战小说

KRIEG SEIT 1938

投奔谁，遇到谁，离开谁，失去谁，
辗转经年，忽然发现——在这个年代，最安全的地方，不是北极，
而是在你身边。

战起 1938

疯丢子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KRIEG SEIT 1938

战起 [下]
1938



疯丢子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第十六章 与敌为友



ZHANQI 1938

几天后传来消息，德军占领罗马尼亚。

秦恬甚至不知道罗马尼亚在哪里，她只知道那儿似乎是吸血鬼的故乡。她把这些用中文写在了小本本上，最近日子开始无聊起来，她觉得自己有必要做点事情打发下时间。

天气转冷了，秦母开始帮秦恬倒腾以前的大衣。相比春夏的衣服满是中国风，秋冬的衣服就比较西化了，以前穿的短款一件件换下，长大衣开始成为衣柜里的主旋律。

秦恬一开始以为宅在家中，帮忙端盘子，偶尔看看汤锅，这些大衣能穿到的机会也不多，可是很快，她就知道这只是空想。天一冷，负责联络货源的康叔老寒腿就犯了，一般这种情况掌勺的秦父就会负责联络，而改由康叔做饭，可是不知怎的，今年冬天康叔老寒腿犯得厉害，有时候疼得站都站不住，更别说做饭了，于是联络的差事就落到了新兴劳动力秦恬的身上。

联络货源其实是个例行的事情，大家都是老熟人，联系来联系去也就这么几家。只不过每过几天菜价都会有变化，有些商人担心辛辛苦苦送到了货却因为价格变化被退回去，而电话里面又说不清楚，因而有时候便需要饭店派人亲自去选货，验货色。比如猪肉涨价了，却还没到无法忍受的地步，那么就需要秦恬亲自去看，这猪肉的品质是否值得继续按平时的量买。

曾经分不清生菜和青菜的秦恬现在已经号称“全身沾满阳春水”——相对于“十指不沾阳春水”而言，她虽然没有什么超常的奸商天分，但是经历了后世那些

五花八门的奸商行径，在这个相对来说比较朴实的商业氛围中，还不至于吃亏。

福气楼的生意平稳进行，秦父秦母不是溺爱孩子的人，秦恬得干活才能有零用钱，不过几个月下来秦恬终于小攒了一笔。她没什么特别大的理想，只是想着能不能买些什么好东西，留到以后升值。

可是走在路上随便逛一逛，就发现满大街都是古董。她对于什么东西价值比较高一窍不通，左思右想之后，她跑进邮局把部分邮票买了全套。

别看邮票便宜，这么一沓加起来也不是一个小数目。秦恬摸着瞬间瘪下去的钱袋子，心疼得眼泪都要流出来了。她抱着邮票当即赶回家，刚放好邮票，就被秦父派出去干活。

晚上有一个高级聚会，聚会的负责人打算将他们的蒜香牛肉当作主菜之一，因此向秦父下了订单。订单有点急，秦父看着订单上那个鹰徽标志，只能硬着头皮接下，然后要求秦恬火速买到牛肉。

牛肉要口感好是需要时间伺候的，必须先在饭店里炖得半熟，然后再到聚会上现做。

此时刚进入下午，饶是时间充裕，秦恬也一点不敢耽搁，她火急火燎地跑到七区的牛肉店，那儿不仅零卖，还接比较急的大批量订货。

秦恬刚和店老板谈完走出肉店，就看到一个熟人在挑肉。

圆筒警帽下半长的深棕色头发还扎着小辫儿，清秀的脸蛋上带着温和的笑，显得很可爱。他正细细地挑着挂在肉铺上的牛肉，半晌后对伙计道：“我还是觉得你骗了我，牛腿上有那么多肥肉吗？”

秦恬神采飞扬地向他打招呼：“伊万！”

伊万一手揪着牛肉，转头看到秦恬，便挥了挥另一只手，比她还神采飞扬，“哎呀，亲爱的媿安，你来买肉吗？我奶奶可想你了！”

自从上次误入犹太人杂居的小院后，秦恬有时候路过，都会进去看看。伊路莎奶奶常年坐在院中晒太阳，她很疼孙子伊万，可是每次他出现，她都爱理不理，秦恬试探性地问过原因，但无论是伊路莎奶奶还是周围的人都不肯说，秦恬自然不再多问了。

只是见了几次后秦恬发现，伊万真是那个二到可爱的孩子，很难想象一个在法国警察队伍里混了两年的男人依然这么纯真率直。据大院里的人说，伊万从小就是所有人的开心果，又憨直又好欺负，很多人都觉得要不是他强悍的奶奶在背后撑着，这孩子早就被人拐到黑非洲去了。

对此秦恬深表认同，然后就更加奇怪，这样的二货怎么混进法国警察队伍里

的，莫非这就是法国战败的原因？废柴去军队，二货去警队？

但不可否认的是，有了伊万在，大院里的犹太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保护。

不过大院里并不全是犹太人，也有一部分法国人，伊路莎奶奶和伊万就是法国人。

只是在二战前，从来没有人意识到这点罢了。

伊万看到秦恬很兴奋，用力挥着爪子，“媿安媿安，你会挑肉不？奶奶要做茄汁牛排，她让我来挑肉。”

秦恬自认眼毒，看了看伙计推荐给伊万的肉，又看看余下的，点点头确认道：“这块肉很好。”

“真的？可是好肥……”伊万嘟囔着，还是付了钱，然后抓住秦恬的袖子，“那么媿安，跟我们一起吃饭吧！”

“不了不了，我晚上有重要的事情。”

“那太遗憾了，你什么时候给我们带点酥油饼吧，我拿奶奶的黑加仑子布丁跟你换！”

“你不是不喜欢吗？”

“我挺喜欢的，只是没奶奶那么喜欢罢了。”

“好吧。”秦恬默默记下了。两人寒暄几句后，秦恬打算走开，刚走几步，忽然被伊万叫住，“媿安！”

“什么事？”

“你们那有……有……”

“什么？”

“算了。”伊万最终没说出来，笑了笑朝秦恬挥挥手，“记得给我带酥油饼啊，如果你还想吃到黑加仑子布丁的话。”

秦恬大汗，“我貌似还没吃过那个啥布丁。”

“很好吃，真的很好吃，不吃你亏了！”

“好吧……那么，再见。”

回到饭店，秦恬给牛肉加了调料炖到七成熟，然后带着牛肉跟着秦父出了门。

这次是在香榭丽舍大街上一家高级会所摆的宴席。秦恬等人直接从后门进去，进了大厨房忙不迭地开始准备食物。这儿的环境就没上次跟着康叔干的时候那么好，可能是宴席更大型的缘故，厨房里“兵荒马乱”，秦恬端着盘子穿梭其中，跟走凌波微步似的。

参加了几次类似的聚会后，秦恬渐渐在餐饮界有了一定的知名度，至少周边几个区的饭店里很多人都认识了她，有时候一提到服务生缺人手，就会有人推荐她。

“中餐馆的那个小姑娘不错，干起来相当专业，人手不够就找她好了，出不了岔子。”

就因为这样，秦恬刚进厨房不到半小时，还没帮秦父摆好盘子，就有人找过来让她帮忙了。

秦父对这事儿也习以为常，反正这样能多拿钱，何乐而不为，于是自己摆起盘子，让秦恬准备准备就换了服务生的衣服上阵了。

秦恬一进大厅就晕了，这什么情况，楼上楼下全是人！而且一片灰色黑色的军装中，夹杂着各色华丽的晚礼服，男人的刚硬和女人的柔美在这儿得到了完美的融合。显然，这是个法德军方大型交际舞会，主办者的权力绝对不小。

这种时候人虽多，却更要夹紧尾巴做人，秦恬端着盘子，跟着一群被临时拉来的服务生开始工作。这时服务生的供不应求完全暴露了——满大厅的客人，只有几十个可怜兮兮的服务生在其中穿梭。

秦恬端起酒盘十分钟不到，就遇到了三次同时被三拨上尉以上军衔的德国军官叫住要酒的情况，饶是她业务熟练也有种团团转的感觉。

有时候她辨明军衔准备向军衔最高的迈步，那个军衔最高的却说：“不不不，你先给×××吧，他职务比我高。”然后那个职务比较高的×××客气道：“军衔是军衔，职务是职务，这种时候只看军衔不看职务。”

秦恬快哭了，但这种时候只有自己去分辨。大多数情况下，她一旦迈步绝不停下，径直倒好酒，再微笑着问一句：“还有什么要求吗？”那些有身份的人也不好为难她一个小服务生。

可总有这么一两个不好惹的，秦恬一上前，那人就怒了，“怎么回事？让你先给法尔施泰因中校倒酒，你耳朵聋了吗？”

遇到爹毛的，秦恬就不能装傻了，只能无奈地低眉顺眼，转头给那个法尔施泰因中校换酒杯，换了酒杯后刚要转身，就听三十多岁的陆军中校道：“没想到在这场会会遇到亚洲姑娘。”

秦恬僵硬地笑笑，“在这儿工作是我的荣幸。”

法尔施泰因又道：“来来来，亲爱的尤丽安娜，这是你说的中国姑娘吗？”

秦恬抬头，刚好对上伯爵夫人似笑非笑的眼睛。她优雅地抿了一口红酒，半晌，点点头，“嗯哼。”

“哦，还真是！”中校似乎也挺惊讶的样子，挑挑眉扫视了一下秦恬，道：“听说你因为尤丽安娜和我交往，所以不让尤丽安娜进你们饭馆用餐？”一脸很感兴趣的样子。

秦恬沉默了，这种时候沉默反而胜过任何言辞。

“那你现在在为我换酒，你会怎么惩罚自己呢？砍了自己这只为敌人换酒的手？”说完，他似乎认为自己说的很好笑，哈哈地笑了两声，旁边几对围观的客人也跟着笑了起来，军官还好，他们的女伴笑得尤其大声。

秦恬深呼吸，“胜者为王，我无话可说，但人总有点想守护的东西。”

“你的意思是，我的尤丽安娜伤害到你想守护的东西了？”但他显然并不打算把话说开，而是一把搂住尤丽安娜，“亲爱的，我就说你有时候太强势了。”

尤丽安娜的表情是一贯的慵懒，她笃定了秦恬不敢在这种场合做什么，便笑道：“难道我吃了他们的饭菜，就对外宣扬他们的饭菜很好吃？呵。”

“道个歉吧姑娘，也不是什么大事。”法尔施泰因摆出了居中调停的架势，拍拍秦恬的肩膀要求道。

秦恬的嘴角抽搐，没对上尤丽安娜看过来的目光就快速道：“对不起！”

“哈哈，这不是很简单吗？”法尔施泰因对于秦恬的乖巧很满意。

“我记得你说过，如果我硬要到你那儿吃饭，你依然会招待，只是心里不情愿罢了。那么现在，我们硬要你道歉，你依然会道歉，只是心里也很不情愿，是吗？”尤丽安娜说道。

秦恬暗骂，这妞能不能再烦人一点？她到底哪边的？上帝啊，给我次机会给她老公做顿饭吧，调料不要多，只要加上点鹤顶红就行。

“行了，尤丽安娜，我记得你不是那么纠缠不休的人，不过一个小姑娘意气用事而已，你何必计较？”谁知秦恬没爆发，倒是法尔施泰因先不满了。

尤丽安娜瞪了法尔施泰因一眼，语气虽依旧高傲，但却带了几分娇嗔，“身为贵族，我选择了你是我的自由，她一个平民凭什么拿这种理由赶我？她以为她是谁？你身为一个军官，就什么都做不了吗？”

这话放到平时可能“很女王”，可是放到现在……秦恬真不知道如何回答，不过似乎也不需要她回答。

这时法尔施泰因哈哈一笑，轻啄了一下尤丽安娜的脸颊，温柔道：“我可以一枪毙了她。”

秦恬瞪瞪地往后退了两步，撞开两个军官，引来几声不满的呼喝。

“但是，第三帝国的子弹，更喜欢射死不知廉耻的卖国者。”法尔施泰因笑得相当无害，“尤丽安娜，你三番五次撺掇我收拾一个对你没有威胁而坚持正义的同胞，不觉得很卑劣吗？”

完全没有想到情况会如此急转直下，秦恬端着盘子完全忘了自己的职责，傻乎

乎地看着这一对上演虐恋情深戏码的货。

伯爵夫人再强悍也反应不过来了，她脸色唰地白了，“法、法尔，你在说什么，你疯了吗？我们、我们……”

“没错没错，我进驻，你勾引，我们上床；我帮忙，你怀孕……一切都你情我愿，不是吗？为了你的丈夫，哈！当你知道我帮不了你时，我以为你会打掉孩子，可是你没有……”法尔施泰因看了秦恬一眼，秦恬悚然惊醒，立刻准备逃走，戏再好看也得有命看才行！虽然到处都是人，却没人注意到这儿，刚才围在一边的军官早就各自走开了，一不小心这场戏竟然只剩下自己一个观众。

秦恬微微躬身，不着痕迹地后退。

“小姑娘，再给我一杯酒。”法尔施泰因竟然又把她叫住了，等秦恬换了酒以后，他又说：“你等会儿。”

这是要咱留着看戏？瞟了一眼尤丽安娜铁青的脸色，秦恬完全搞不清状况，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军官肯定也心理不正常。咦，为什么她要说个“也”？

“我大致猜想了一下你没有打胎的原因：你这么处心积虑地接近我，似乎已经付出了不少，已经没有精力去勾引新的负责人……哦，我可怜的尤丽安娜，是我让你很没安全感吗，还是新的负责人让你深感无处下手？你觉得，你需要用一个孩子锁住我这个后盾是吗？”

秦恬觉得，尤丽安娜似乎在颤抖。

她已经淡定了，小说看多就这好处，照这种剧情发展下去，要么法尔施泰因突然一枪把自己崩了，要么就会一脸温柔地把尤丽安娜甩了……

反正逃不掉，迎接命运吧。

“尤丽安娜，你知道你错在哪儿吗？你错在太自以为是。难道你忘了，即使新的负责人和我完全不是一个系统，但我们依然都是德国人吗？”法尔施泰因做无奈状，“你，不值得任何一个德国军人出卖国家。”

说罢，法尔施泰因终于指向秦恬，对尤丽安娜道：“我们希望我们征服的，是一个不屈的民族，而不是像你这样，沦陷不到一周，就爬上我的床的人。老老实实地当你的情妇，不是顺从，就是死亡。”

秦恬终于得以安静地走开了。她的脑子里不停晃过尤丽安娜铁青的脸，法尔施泰因一直很用力地搂着她的腰，而她的手，一直护在微微隆起的腹部上。

法尔施泰因固然对她是有误会的，可是如果尤丽安娜一开始真的是很坚定地抱着献身也要救回丈夫的信念爬上法尔施泰因的床的话，那么至少在刚才，她真的还

在坚持着自己的信念吗？

法尔施泰因呢，他打从开始就当尤丽安娜是个玩物，一个想利用自己达到某些目的的情妇，于是一直到现在，他还这么认为着。

可怜的伯爵夫人！所以说，女人真不该做什么出卖色相的工作，不仅伤身，还伤心。

宴会快结束时，秦恬跟着父亲背着大锅往回走。她心情很激动，忍不住跟父亲说了宴会上发生的事情，在她看来，没什么是需要保密的，让家里人知道，心里有个底，以后也好有个照应。

秦父听完以后沉默半晌，忽然道：“阿恬啊，前阵子我一个朋友跟我说，他女儿去了一个护士培训学校学习，现在那儿还能报名。我琢磨着，现在你阿妈跟我加上康叔，生意也应付得过来，你与其在家待着，不如去报名，看看能不能学个一技之长。”

“护士学校？”秦恬愣了一下，不明白秦父为什么要把话题转移，“你怎么突然提到这个？话题转换得有点快吧。”

“你跟那些人的事情，阿爸帮不上什么忙，但是为你以后规划一下还是可以的。你现在既然不能回德国继续学你的专业，法国的大学也被管得严，要你再上学是不可能了，可你不能这么蹉跎着，战争总是要结束的，你以后不找工作了？就跟着阿爸阿妈开饭馆吗？”

开饭馆没有什么不好啊，秦恬暗想，以前梦想开咖啡馆还愁没启动资金呢，现在自家就有家饭馆，多好啊！不过她嘴上是不敢这么说的，怕秦父骂她啃老。秦父在国外那么久，别的没学会，学外国父母放养小孩不给啃老倒是学了个周全。

“话是这么说，但为什么是护士学校啊？”秦恬纠结，“我一点基础都没有，要是一不小心弄出人命来，不是亏大了。”

“去去去，说什么呢！主要的活都是医生干，护士也就打个下手，打下手都能闹出人命来？阿爸没别的意思，你看现在世道这么乱，学什么都没学点保命的技术好，而且，现在咱们一家子就你一个年轻人，不靠你保护靠谁保护？不需要你拿枪杀人，只是有个头疼脑热的，希望你能出点力也好。”

秦恬想想也对，她打小就对数字不敏感，金融类是和她彻底拜拜了，又不能这时候傻乎乎去学个文学，不如趁着有个培训班，学点急救知识也好，以后管管康叔的老寒腿，治治阿妈的头痛病，处理下阿爸天冷的咳嗽。

既然决定了，秦恬和秦父便立即行动。第二天，秦恬便跟着秦父周周转转到第

八区，找到了那家护士培训学校，竟然是红十字会下属的红十字护士学院。

正规的护士是需要正经学习的，而秦父帮秦恬联系的培训学校顶多是临时培训班，说好听点是只学实用的，说难听点就是学最浅显的护理知识。

看大教室中满满当当的人，秦恬忽然觉得不对，问秦父：“阿爸，怎么这么多人？”

“学的人多不是好事吗？证明这家培训班靠谱啊。”秦父乐呵呵的。培训班的报名费和学费便宜得跟不要钱似的，花不了多少钱就有课上，他那一辈可是做梦都碰不着这样的好事。想到这里，他拍拍秦恬的背，“阿恬，你打小就聪明，可得好好学，有用！”

秦恬囿了个囿，那个打小聪明的，你在哪儿啊？走就走了，别给俺这么多压力啊！

报了名，订了护士服，秦恬开始好奇地往大教室里望，里面全坐满了临时学员，都在听课。

这个培训班隔十天开一次班，总共开三个。秦恬轮到的是下午那个班，两天后开始，里面这些是早上那个班的人。每天上四个小时的课，如果想提前学或者巩固知识，可以来听早上的课或者等十二天后晚上班启动了跟着一起上课。

报名的时候她隐约听说，现在巴黎几个护士学校都在开类似的班，初级课程要一年，两个学期，接着学中级又要一年，毕竟护理也不是个简单的学问。初级毕业你只能学会包扎，中级高级那就厉害了……

秦恬对护理这行一窍不通，纯粹是冲着有一技之长来的，战争期间没有什么比能保命的技术更重要的了。看学费不贵，她便心安理得地回去了。

既然要上课，那必要的准备不能少，秦恬翻了下房间，竟然没有空的笔记本，墨水也凝住了，都得买。

这几个月她把自己的房间研究了个遍，很普通的女孩儿房间。只是以前的秦恬似乎不爱记日记，她看不到什么有用的信息。其他一些笔记本上满满的都是课堂笔记，数学、物理的尤其多，让她看了很“蛋疼”。

秦恬拿了点零钱，招呼了一声，便去了临街的博来书店买本子。

日子在向十一月迈进，秋风萧瑟，冬天微微露了点头。秦恬裹着大衣走得飞快，但刚拐过街角她就愣住了。

书店门口停着一辆车，车前挂着帝国鹰徽。

秦恬观察了一下书店，这才注意到橱窗玻璃上用白色油漆画了一个六角星。

犹太人的书店，居然还能开着！

她站了一会儿，发现那书店没有被打砸的迹象，还有几个法国人在进出。德国

车边站着两个戴了钢盔拿着冲锋枪的士兵，因为秦恬到了街角突然刹车而注意上了她。

深吸一口气，秦恬面色如常地穿过马路，在那士兵的瞪视下走进书店。

别看门面小，书店里面却不小，布置得也非常温馨。书架很高，一直顶到天花板。每段书架间放着一张小桌子，旁边围着四把小椅子，桌子中央摆着一朵花，放着一套朴素而可爱的茶具。

此时里面并没有多少人，只有两个中年男人不动如山地对坐着看报，远处一个少女往这儿瞄了几眼就低头继续看着书本奋笔疾书，还有一个小伙子靠着书架站着，在认真地看书。

剩下的，就是一个德国军官了。

他背对着秦恬，在放笔记本的架子前站着，随意地挑选着。一个明显犹太血统的中年男人安静地站在一边，看着德国军官挑选，很明显，他就是店主。

看秦恬进来，店主看了看军官，便走过来问道：“有什么需要吗？”

秦恬很不安，她是来买笔记本的……

见秦恬瞅着笔记本架子又瞅着德国军官，手里攥着钱，一脸便秘的样子，店主了然地点点头，“如果是看书的话，请稍等，我给您沏壶热茶，今天店里优惠，一个下午只要一法郎。”

只能先这样了。秦恬道了谢，随便选了个位置坐下，很快店主就上了一壶热茶，还体贴地问：“要放什么吗，奶精、红糖？”

“能都要吗？”秦恬不好意思地问，外国人泡的茶她总觉得怪怪的，每次喝只能加调料当康师傅冰红茶来对待。

店主点点头又走开了，这时那军官却还没走，一直在挑选，一本又一本本地翻着。

秦恬随手抽了一本书打开，竟然是本散文诗集，而且还是情诗选，只看了一眼她就抽了，肉麻得全身起鸡皮疙瘩。这一点咱中国的古诗处理得多好，那些情诗又有意境又深情又不肉麻，只不过要看懂需要点文化素养。

快速地翻了两页，店主已经把切好的柠檬和一小碟红糖放在桌子上，让她自己取用，秦恬却在瞟那军官，看他的样子，越挑越有耐心。奇怪，笔记本又不是定情信物，你挑别个毛啊！

虽然秦恬有时间，这地方也很适合消磨时间，但绝对不是在一个德国军官在场的情况下，她不像其他几个顾客那么神经粗大，她怕了那群鬼畜，除了奥古斯汀，其他人多一秒都不想共处。

秦恬不想让自己显得做贼心虚，既然那军官愿意磨蹭，她就等！换了本书，是

讲宗教与科学的，捧着热腾腾的“康师傅冰红茶”，她慢慢地看了起来。

不知过了多久，桌子忽然一震，一个男人在旁边轻声道：“这位小姐，麻烦帮个忙好吗？”

秦恬抬头，吓得“虎躯一震”，这不就是那个挑挑拣拣半天不走的德国军官吗？只不过，这娃娃脸好像在哪儿见过……

“啊，是你！”那军官倒先认了出来，低声笑道，“你是媿安吗，奥古家的中国姑娘？”

秦恬无语了，这句话听上去好耳熟，她什么时候这么有名了？

她有些坐立不安，挤出一个笑容道：“您好，呃，我应该见过您……让我想想……”

“记得那时候你跟着一群难民。”军官好心提醒道。

“哦。”秦恬想起来了，就是那个半路上遇到的特别文艺的军官。这个发现并没有让她高兴多少，因为就是他们带走了皮埃尔，从此天人两隔，“我想起来了，您是叫……叫……”

军官微微躬身，“凯泽尔·西弗瑟斯，为您效劳。”

我一点都不想要你们的效劳，秦恬腹诽，但也没别的办法，只能干笑着问：“您说需要帮助，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吗？”帮完忙大家就各找各妈吧，爷受够你们了！

“是这样的。”凯泽尔腾地拿出一沓本子，“今天是我一个朋友的生日，她是个年轻女孩儿，我想送她一个本子，可是我怕我自己挑的不适合女孩子用，你能帮我参考下吗？”

秦恬才懒得管今天几号，闻言二话不说拿过那沓本子看起来，结果一看之下惊呆了。

这些都是手工皮面的本子，饶是不懂皮革，秦恬也被那舒服的手感给折服了。本子很厚，里面是泛黄的牛皮纸质，做工精细，不像后世那些商品还有恶俗的LOGO，只在不显眼的地方有个造型优雅大方的印记，或是一朵玫瑰，或是一个徽章，以示出品人身份。

秦恬摸了这个又摸那个，爱不释手，凯泽尔也不催，在一边笑呵呵地看着。

过了一会儿，秦恬才理智回笼，问道：“如果你知道你那朋友喜欢什么颜色，就不用那么麻烦了啊。”

凯泽尔耸耸肩，“抱歉，我偷懒了。其实那是我朋友的女朋友，他在战场上买不了，也来不及送，我收到他的信的时候已经是昨天半夜了，什么都来不及问，所

以，只能瞎蒙了，幸好遇到了你。”

秦恬明白了，便开始帮他挑选本子。她看来看去，挑出一个纯黑色的本子，道：“要我选，我就选这个了。”

凯泽尔很高兴的样子，“我也喜欢那个，本来还担心女孩子不喜欢。”

“这个很好。”秦恬拍拍本子表示满意。

“还有呢？”

“还有？一本不够吗？”

“一本才多少钱，完全不够表达心意啊，你再挑两本。”

“全按我的口味来？”

“嗯嗯，我再看看别的。”

秦恬埋头挑本子，又拿出一本纯棕色的和一本香槟色的，和黑色的放在一起，三个本子都有些厚，每一本都分量十足，叠在一起够一个中等包裹的分量了。

这时凯泽尔又走了过来，手里拿着一个盒子。他看看秦恬挑的本子，很满意地点点头，“多谢啦。”

“不用。”

“那么，为表感谢，我想请您喝杯咖啡。”

秦恬想也不想地拒绝，“不了，我也要挑本子，还要回家帮忙。”

“这样啊……”凯泽尔顿了下，道，“我注意到旁边有家礼品店，能不能麻烦你过来再帮我挑下包装纸？一会儿就好。”

秦恬也看到了那家礼品店，确实不远，她当然无法拒绝，便跟了出去。凯泽尔左手本子，右手盒子，那两个站在外面的士兵跟上来要帮他拿，被他挥退了。

到了礼品店，秦恬速战速决地帮他挑了一张墨绿色的包装纸，却又被凯泽尔拉着等伙计把本子和那个盒子一起包装完，两人才慢腾腾地折回了书店。

秦恬此时已经完全没有脾气了，她站在门口决定送走了凯泽尔再安心挑本子，却见凯泽尔在车子后箱捞啊捞，最后捞出两个大袋子，连带着大礼盒，一起塞给秦恬。

“这、这是做什么？”秦恬傻眼了，手忙脚乱地捧着一堆东西。

“生日快乐，媿安！”

“哈？”

“今天不是你的生日吗？奥古来信说，十月三十日是你的生日啊，不是吗？”

“十月……三十日！”秦恬瞪大眼睛，这是她过去的生日。

她告诉过奥古，自己也没当回事，因为以前她就不怎么注重生日，却没想到……

鼻子酸酸的，秦恬吃力地揉揉眼睛道：“谢谢，今天是我的生日……但也不用这么多礼物。”

“不多呀，我觉得很少，其中还包括我和海因茨的。”

“海因茨？他他他……”

“他现在在外面，我先替他垫着，以后我会向他要钱的。”

“他不知道我的生日吧，”秦恬觉得自己一语中的，“他对此完全不知情吧？”

“没事，以后他会知道的，他从来不会欠钱不还。”凯泽尔挥挥手。

就算“被负债”也心甘情愿地还吗？秦恬默然。

凯泽尔给人感觉很平易近人，所以她胆儿很肥地问了句：“其实他们两个的钱，全是你垫的吧？”

凯泽尔望了望天，傻笑，“没事没事。”

秦恬憋着笑微微鞠躬，“麻烦您了，一人买三人份的礼物。”

“如果要报答，哪天我来你家的店，给我尝尝你的拿手好菜呗。”没等秦恬答话，他火速加了句，“我会穿便装来的。”

秦恬笑着点点头，“没问题，只要你别吃吐了就行。”

“那么，我先走了，再见。”

“再见。”

秦恬看着车子拐过街角，进了书店，付给店主一法郎做茶费，店主虽然微笑，笑容却没那么真心了。

秦恬没办法，但也懒得解释什么，拿着大包小包的礼物回到家。秦父坐在院子里喝茶，秦母在大堂看店加算账，见秦恬带了那么多东西，让她别在房间里乱丢，就由她去了。

回到房间，秦恬开始拆礼物时才想起来自己还打算买墨水的，于是一边好奇地拆着，一边哀叹等会儿还得出去一趟，不知道那个犹太店主还愿不愿意卖给她。

两个大袋子里面，分别装了一个精美的手包和一双黑色的皮手套。手套看着朴实，内里却很是讲究，周围一圈毛毛，里面还有软软小小的绒毛，一戴上就感觉很暖和。

接着就是礼盒了，拆开礼盒，秦恬瞟了眼那三个本子，就接着拆里面的小盒子。

很好，一支红色的钢笔，一瓶墨水。

相当完美的礼物，笔墨纸砚全齐了。

凯泽尔说话算话，第二天就屁颠屁颠地来了。让秦恬囧的是，他确实穿着便装，只不过只“便”了件大衣，不是瞎子的都能看到他大衣里的军装。

秦母的表情很复杂，在柜台偷眼瞟着秦恬和凯泽尔有说有笑地点菜，然后悄悄问秦恬：“这又是谁？”

秦恬沉默了一会儿，道：“记得那骨灰罐不？”

“啊？他杀……”

“差不多，间接的。”

于是秦母一脸呕血的表情，看着秦恬转头又和凯泽尔有说有笑。

秦恬心里何尝不吐血，俗话说“伸手不打笑脸人”，人家都摆着这么傻呵呵的笑脸了，她能怎么着？

凯泽尔自己当然点不了菜，秦恬给他简单弄了点家常菜，这小子两手都是叉子吃得很欢。吃完后秦恬以为解放了，没想到那货坚持结账，结了账后擦把嘴，捏住秦恬的袖子道：“我才来没几天，所有人都忙，没人带我玩，你刚不是说下午一般都没事吗？你带我玩吧。”

秦恬悲愤了。

她蹒跚地回到房间换了衣服，拿上秦母给的购物单，“伤心”地走了出去。

凯泽尔说是玩，那就真的是玩。两人走出去，秦恬还没问他想去哪，他就已经欢快地往一个方向走了，秦恬没办法，只能跟过去。

天气虽然有点寒凉，可是秋高气爽，大地被梧桐叶遮盖得一片金黄，秦恬在秋风中慢悠悠地走着，看凯泽尔先走了两步，然后放慢了脚步，和她并排，“你会不会觉得我太鲁莽了？”

你不能更鲁莽了……秦恬默默地擦把冷汗，嘴上支支吾吾，“啊，可能吧，那个……”

“我知道我知道，”凯泽尔做安抚状，“我会注意影响的，绝对不对你做那样的事……”说罢，他指了指路边，还大声打着招呼。

秦恬顺着看过去，巷子里有个露天的咖啡馆，木质的乡村风格还有蓝白条纹的帐子，里面五个德国军官各自搂着他们的女伴肆意调笑着，看到凯泽尔和他身边的秦恬，还高声地吹了一下口哨。

凯泽尔呼喝两声，“别误会，她可是奥古的宝贝。”

口哨声更响了。

秦恬擦把冷汗，都这样了，还有什么好误会的……

凯泽尔擦着冷汗苦笑，“抱歉，我只是想让他们别欺负你。”

秦恬不想说什么，她要是好好地待在饭店，谁会闲得“蛋疼”欺负她啊。

“凯泽尔，过来喝杯咖啡啊！”有军官大声邀请。

“不了，我要到别处逛逛。”说罢，凯泽尔扯着秦恬的衣袖往别处走去。

走着走着，秦恬觉得诡异了，凯泽尔往前走的方向确实有东西玩，可是、可是……果然，再拐个弯，一个不大的空地上，出现了一个小型的游乐园。

这里像是个社区活动场所，里面最大的游乐设施就是一个旧旧的旋转木马。旋转木马还运行着，放着欢快的音乐，上面坐着几个小孩和几个少女，旁边妈妈和男孩们或是跟着走两步，或是站着看，脸上都带着笑。

凯泽尔看到旋转木马的时候就笑了，疾走了两步，忽然又停下，站在街角的阴影处。

秦恬站在凯泽尔身后，歪头试图看到他的表情，似乎他依然在笑，却不那么自然。

“你……要玩吗？”秦恬真的不鄙视一个爱玩旋转木马的男人，她在现代啥没见过？

凯泽尔点点头，却后退了两步，道：“先去别处逛逛吧。”

秦恬耸耸肩，不置可否。

两人开始大街小巷地乱走，秦恬想问奥古斯汀的事儿，想顺便问问海因茨的，但她觉得，凯泽尔应该是话比她还多的人，他都愿意这么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而不愿透露有关那两人半句，那她也不方便多问，否则跟间谍似的。

很快，两人走过了大半个七区，吃了点儿土耳其小馅饼，手里拿了两盒蛋饼包冰激凌，还有一盒子小曲奇，咖啡味的。

这时候的咖啡味可不像后世那种甜奶茶似的味道，它是略苦的。

真正磨了咖啡豆在里面，完美融合，有点涩，却醇美，秦恬甚至怀疑自己吃了晚上会睡不着觉。

曾经的宅女秦恬以速溶咖啡为日常饮用水，已经到了怎么喝都无法起兴奋剂效果的地步，那甜味儿和奶味儿是她的最爱，所以到了这儿，有一天晚上并没有拒绝秦母端上来的咖啡。

然后，已经习惯早睡早起的好娃娃版秦恬，失眠了。

秦恬吃了两块曲奇，虽然味道好，却不敢多吃，便随手塞给了刚吃完馅饼的凯泽尔。

凯泽尔很习惯地顺手接过，开始吃剩下的，还夸着：“哎呀，很好吃！”

这点儿默契似乎瞬间拉近了两人的距离。秦恬实在不想除了吃不干别的，想了想，问：“你总有什么是能说的吧？”

凯泽尔一愣，看着秦恬。

“比如说，以前的事情啊什么的……”

“耶？对哦！”凯泽尔顿时兴致高昂，“你想听谁的？奥古的是吧，没错吧？”

其实秦恬没什么兴致，不过看凯泽尔一副急于倾吐的样子，她只能装出一脸兴致勃勃，“对啊对啊，说点儿。”

“哈，我和他可是一个学校的，只不过我和海因茨一个寝室，他和……”凯泽尔忽然又不说话了。

秦恬当然不会傻到跟着问“和谁啊和谁啊”，于是跟着沉默，左顾右盼的同时偷偷看凯泽尔的脸色。

凯泽尔深呼吸一下，忽然笑了，“哎呀，他已经走了一年了呢……”

牺牲了吗？秦恬默默点头。

从正义方面上讲，她不该为一个法西斯默哀，但是算算时间，牺牲了一年，那岂不是战争之初就挂了？那哥们儿还没来得及作恶呢，应该还是个纯洁的孩子，还是默哀一下吧。

紧接着她发现，她到这世界已经一年多了呢……这个梦，真的略久啊，于是她也怅然了。

“唉！”两人同时叹了口气，然后惊愕地对望，然后同时苦笑起来。

“我兄弟死了，你叹什么气？”凯泽尔好歹还有点自知之明，法西斯不招待见。

秦恬摇头，“一个大好青年离开，我为什么不能叹气？”

凯泽尔点头，“是啊，大好青年，弗兰克是我们之中最厉害的。”

“哦，叫弗兰克。”秦恬淡淡地重复，“很帅吗？”

“帅！他是我们几人之中个子最高的，也是最酷的，我们都叫他石头叔叔……”

真没创意，又帅又冷酷不是应该叫冰山美男吗？叫什么石头叔叔……秦恬默默地吐槽。

“奥古经常赖床，被叫起来了也总是犯困，弗兰克就经常要注意他站军姿时有没有睡过去，他头一点，弗兰克就用手肘撞他一下……哈哈，那时候我和海因茨站在他们后面，看到弗兰克用手肘撞都没用时，就会一起去踢奥古的屁股。”

可怜的奥古斯汀……秦恬觉得自己抓住了重点，这就是他“窄臀”的原因吗，被外力打造出来的。

凯泽尔越说越“文思”泉涌，没一会儿就吐槽了一大堆。

“媿安，你知道吗？海因茨以前恐高，跳伞实践课上他就装病，穿着军装来上课，没有带伞兵服，结果教官要求他上飞机旁观，到了高空逼着他背起临时伞包，然后把他踢下了飞机。后来我们集合没看到他，一群人去找，找到他的时候，他被